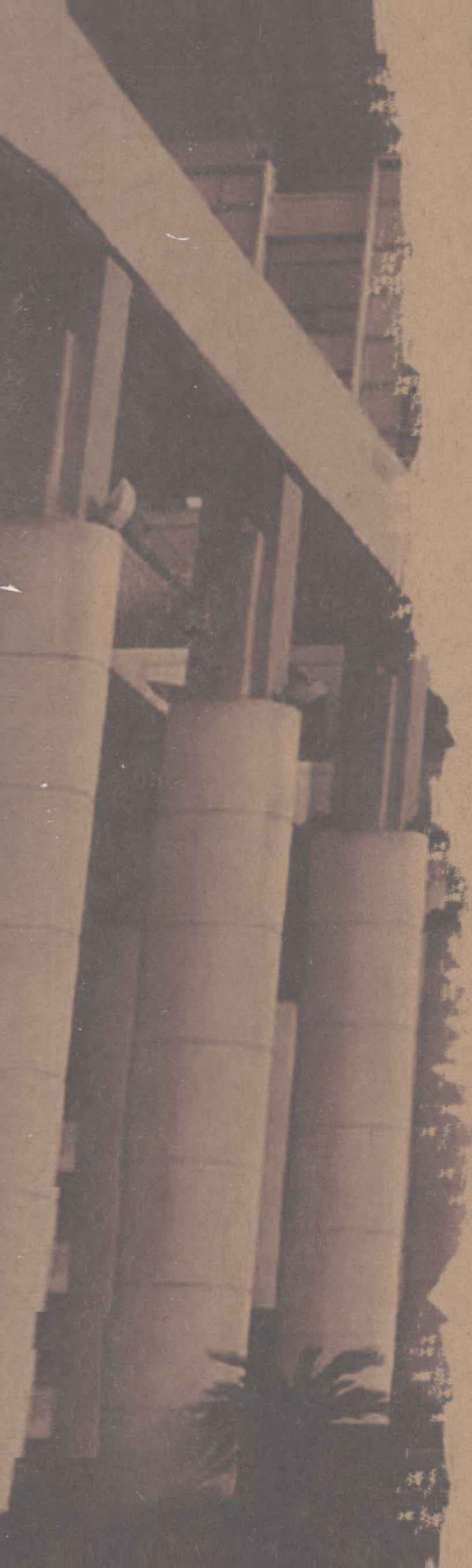


长篇反腐小说

汪宛夫著

机 关 天 下 部

新华出版社



长篇反腐小说

汪宛夫著

机关干部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关干部/汪宛夫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7-5011-8587-0

I. 机… II. 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6172 号

机关干部

责任编辑: 华 伟

封面设计: 木鱼书籍设计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587-0

定 价: 30.00 元

内容提要

渴望权力的大学高才生黄善默有幸进入机关，成为权力俱乐部的成员，但他并未能领略到权力的快感。相反，鸡零狗碎的烦琐事情和冷冰冰的游戏规则让他感到不适应，书生本色就像狐狸的尾巴时不时露出来。他的上级领导想把他当儿子一样培养，他却在内参上撰文批评本部门的问题，导致上级领导晋升省委领导的希望泡汤。他被打入冷宫，极度的压抑迫使他找机会发泄，他要把权力给他的屈辱转嫁，为此他不惜一切。当时来运转遇上市委副书记的女儿，他毫不迟疑地与之成婚，在岳父大人的关照下步步高升。也就是在此时，他遇到了心爱的女人，仕途和人生再一次发生逆转，面对考验，他将如何脱胎换骨……

黄善默右腿翘起，脚尖顾自美美地抖个不停。他猛然一惊，呸！自己竟这样猖獗了十几秒钟，亏在没人见到。这种举动是不严肃的，有点不三不四。眼前的一切已不属于下涯埠的养鱼场了，现在，他正置身于庄严的市委大楼，坐在庄严的市委机关里。

桌面黄澄澄，印着鱼鳞般的美丽花纹。银灰色的电话机，有来电显示。数码揪揪，同学们的声音就出现了。养鱼场那只电话很破旧，数字键七倒八歪，还不让打长途。这当然和市委机关是不能比的。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他说话的声音是一名市委干部的声音，他的眼光是一名市委干部的眼光，他脚下的地面，就是市委，是统领着数百万百姓的最高权力机关。

黄善默知道自己应该奋斗。当初一听到市委，心里就肃然，就有一种臣服感。市委，是高高在上的，特别是在他被贬至养鱼场后，他觉得市委是多么庄严神圣的字眼啊！没想到今天就已端坐在这字眼里头了。他要抓住时机，好好干，干好了，将来也混个人样出来。不说那目光飘移心高气傲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们，就拿那些说话粗声粗气，和市长见面一聊就一二十分钟的局长作比，这个头衔，这个目标，非得咬咬牙，把所有的智慧和青春拼进去，试它一试不可。

初来那天，办公室主任陈火明就喊他去细细谈了。陈主任四十出头，圆圆的脸，短短的头发，斯文里透着干练，两只眼睛不紧不慢地盯着他，边谈边考虑着什么似的味道。这陈主任手握一只半个水壶大的茶杯，啜了一口浓黄的茶水，顺手从头上抓下一块头皮，话就这样谈起来了。

他说：“部党组开了会，认为你在这批学生中，比较起来是好的，是比较能干的，就让你进来了。我们部是个清水衙门，在这里，享受是没有的，苦有得吃，要吃得起苦。至于工作呢，安排你坐办公室，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要因为是个大学生，当过团干部，觉得坐办公室委屈了你。办公室工作很烦琐，接电话，收发文件，接待客人，工作一件件都要做好。另外，要搞好办公室、会议室卫生，打扫三个部长的办公室，开水供应，每天都要负起



责任。”

黄善默开始重新做人。在学校和养鱼场，只知饭来张口，打牌下棋，衣裤成堆发臭，不知扫它一回地，提它一壶水。现在不同了，每天一早，他就提着四只水壶，到机关后面的食堂去提水。黄善默多年来疏忽了锻炼，手臂麻秆似的，没丁点气力。四壶水是沉了，从食堂到市委五楼的路也觉着远了，拎着拎着，到后来手臂发酸发麻，渐渐没了知觉。

黄善默搞不明白，现在哪个单位不是用纯净水，要自个儿烧的？这个部门倒真怪，偏要显出清高样来，还得到附近打开水，继续艰苦奋斗，还说这也属于“两个务必”。

黄善默觉得这工作太辛苦，是从没有过的苦，但他得吃，得逼自己吃苦，想想自己的前途，未来，什么苦也不觉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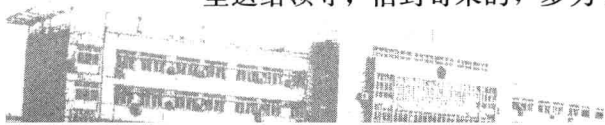
部长们的办公室门开了，他把冷壶拿出来，换上新打来的热水。接下来，就给部长们拖地板。黄善默身体太虚，两个办公室拖下来，腰酸背疼，浑身出臭汗。弯着腰拖地，用手指搓洗着肮脏的拖把，他觉得自己干的不是人活，简直是奴隶。可是，市里的哪个领导不是这样过来的呢？不吃得苦中苦，怎做得人上人？这一切，都不是平白无故的，都有一个道理，有一种秩序，在死死地规范着上进的青年。

有时拖着拖着，黄善默顾自笑了。他想起昨天部长们在会上的发言，说是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黄善默觉得这简直是眼皮底下的笑话。部里这么多领导，这么多公仆，为什么没有一个公仆替他黄善默扫地拖地打开水？为什么他这个没有一点儿官衔的小年轻，要为这些公仆们做死做活？

黄善默回答不了自己的问题。他举起拳头，在后腰上敲了三五下，然后，又继续卖力地干了起来。他要拖地，一拖把，一拖把，一直拖向那通往仕途的道路。

接电话是办公室的一项主要工作，有会议通知的，听了要记录。有找人的，要站到走廊上撕心裂肺地喊，还喊不来，就要跑过去了，一直把人找来为止。市里的报纸和晚报到了，要给各处室分好。

下午的报纸和信件就多了，这是全体干部关心的大事情，不能出错。文件的来源共四种：有亲自送来的，多为重要的会议通知，耽搁不得，须立马呈送给领导；信封寄来的，多为省市和各区文件，拆开后就有一道道的折



印。更多的文件，是每天下午从市府办文件收发室取来的，收发室是全市各机关部门的文件交汇中心，七八十个部委办局在五只大柜子里各自占据一个格子，格子左右贴了部委办局的名称，各单位的收发员就每天来这里取出自己的文件，或者把本单位印发的文件按照报送范围一一分发。特殊的一种来源呢，就是市邮电局机要组专程送来的机要文件。机要文件通常是省市寄发的，名为机要，实际上多为大路货文件，机要程度仅为秘密，是最低的一档，这秘密两字，是文件头上印好的，用机要寄，不但保险，邮费也便宜。

四种来源的文件全部到齐，除了会议通知立马处理外，其他文件通常要到一定数量再登记。现在的文件也多，一不留神，抽屉里的文件就积了三四十乃至七八十份。文件分简报和正规文件两类。简报单独归类，不需要登记，杂七杂八夹进文件夹里。正规文件就啰唆了，要按发文的是党委系统还是政府系统，登记到两本子上。每份文件的右上角要敲个收文印章，在印章里填上收文日期和编号，在文件下端用订书机钉一份文件传阅单在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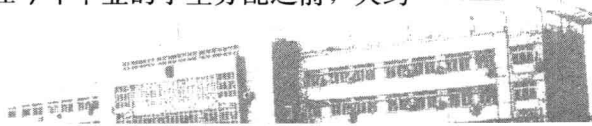
收文登记是辛苦的，要细细地填上发文单位、文件标题、收文编号和文件份数。办妥了，再把文件夹交给陈主任，除了特殊处理的文件，陈主任通常都在传阅单上草书传阅二字，黄善默就捧回文件夹，交给正副部长和各处室轮流传阅。传阅单上的名字签得差不多齐了，黄善默再把它们全部取下，按照收文登记，在每个标题后画一个勾勾，然后存进档案。

除去一种光荣感、庄严感、神秘感，真正的快乐是无处可寻，并不存在的。黄善默从早到晚压抑着自己，他害怕自己做错事，说错话，做事小心翼翼，说话找不着路子，干脆就少说，不说。打水，拖地，擦桌子，收发文件，楼上楼下跑腿，下班时间就到了。

回到房间里，时间才是自己的，善默才是自己的善默。

他住的房间是邮电局的招待所，有卫生间，空调，一台21吋的旧彩电。石部长找他谈话的第二天，江洪水师傅就开着他那辆红旗车，把他收拾好的生活用品，统统扔进后备箱，连人带物运到了这里。这地方不能小看，光住宿费，就抵得上他一两个月的工资。工资不能多发给你一分，住宿费再多还是可以报销的，这就是规矩和道理了，是一名机关干部的荣誉。

见习蹲点的学生快分配了，时间得赶在今年毕业的学生分配之前，大约



机关干部

JIGUANGANBU

+

总在七月底和八月初。黄善默是幸运的，他在同批学生中，第一个落实了单位，让养鱼场的那帮小子们羡慕去吧，眼红去吧。

黄善默不相信自己会走运。一年前，他那只细细的手腕还在和命运无力地较量。他输了，输得痛苦，无奈。一双锋芒毕露的眼睛，狠狠地瞪着这个无情的世界，残酷的世界，两只眼珠子都快瞪落了地，他还是进了养鱼场。



秘书郑南图重重地感冒了几天，石部长下乡巡视缺少了胳膊，早上就把黄善默叫去了。黄善默的工作是值班守电话，最是不能离开的，他的前任舒兰亭也正是因此三天两头要求换岗，现在已换到一处工作，这才给黄善默一个填补空缺的机会。任何一个单位，最差劲的工作就两样：一是打字，二是值班。干这两行的人一天到晚累死累活，没得下乡吃饭拿补贴，晚上比别人多加班，年终评比起来还没成绩。想评先进？想提干？你们这两位置，本来就不是培养对象！这两样工作，通常是小姑娘老太婆干的，青年小伙要干，也只是个过渡，只是个跳板，否则杀头也不会去干的。

黄善默要离开值班室也不是断断不可，偶尔离开时，对门打印室里的金晓蓉还是可以帮助照应一下的。若是金晓蓉没有材料打，干脆就叫她代班，坐到值班室里，临时履行黄善默的职责。

银灰色的轿车已经停在市委大楼门口，江洪水见石部长一手拎提包，一手端着刚泡了茶的杯子过来，就巴结着打开了车门。

黄善默拉了车后座右门的拉手，门就开了。坐进去后关上门，江洪水不知是后面长了眼睛，还是听出了名堂，门一关，就叫了：“小黄，门没关好，开起来用力再关。”

黄善默看那门关得挺好的，不留一点缝，江师傅说要重关就又打开来，重重地关上了。今天是第二次坐小车子，上次是从下涯埠养鱼场到城里，然而他仍旧觉得很陌生，对于这种铁乌龟，他毫无所知。小车子很封闭，大约出气的地方是有的，怎么个道理也没敢问。

江师傅手把方向盘，两眼盯着前方，车子驶出了大院，两条马路一拐，上了紫云大桥，就离开了绿树掩映的紫城区。

和打字员收发员相比，驾驶员的身份要更低些，他仅是工勤人员，算不上什么干部。干别的工作还有换岗的希望，开车的大多一辈子开车，政治前途是差些的。然而，不考虑当官戴乌纱帽，开车倒是一个挺不错的职业。他不需要整天八小时坐在办公室里，把用车人送到目的地，只顾自己听听音



乐，看看书，翻翻报纸，四处走走，开饭时间一到，也和那些领导干部平起平坐地入席，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城里城外到处吃去。别人是偶尔出来跑跑，到基层找荤打牙祭，他却是餐餐不漏网，顿顿都露脸。酒是比别人少喝了点，这到底又是一件好事。那些官做久饭吃腻的，入席怕的就是酒，倒不是没胃口，不想喝，是怕人家太客气，要与他比酒量，动不动就被灌醉了，醉了吐，究竟是伤肝烂胃，没半点营养，可那些做官的，偏又讲究营养，怕龙体虎体受损，减了寿，坏了前程。和领导们平起平坐的驾驶员，这些就不必去考虑，他餐餐得营养，养得滚滚壮。这江洪水师傅，三十来岁年纪，块头已经不比石部长逊色，两人到陌生地方下车巡视，怕是分不出谁官谁兵。

他开了一段路，点起香烟吸着，和石部长兄弟哥俩似的东西南北聊起来。他们从轿车的的一个零部件聊起，聊到蓝鸟、标致、本田、宝马、奔驰、皇冠和林肯，聊到这些轿车的所在单位，单位的领导，聊到五区六县甚至各部委办局的人事变动以及市委常委会中存在的问题，似乎和石部长共坐的不是驾驶员江洪水，而是纪委书记傅国民，或者市长包箴之类的人物。在黄善默看来，自己是石部长的临时秘书，也是江洪水江师傅的小秘书小徒弟，他早已失去楠大政治系团委书记的凛凛威风，一切都让他觉得诚惶诚恐。

黄善默细细听他们海聊，看车窗外两排绿树一一后退，田野，山峰，房屋，尽是美丽别致的农村风光。他的思路兀自变幻，一会儿是楠州大学，一会儿是农村老家，父母哥姐，一会儿又是下涯埠那段紫云江，江边的养鱼场小楼。正要再变幻下去，车子驶进了黑浒区委大院。区委书记和区长已奔赴乡里督促双抢工作，分管组织工作的区委副书记曹问芒前一天已接到电话，早已立在门口迎候。

曹书记高个儿，精干巴瘦，却有一脸憨态。三人在办公室里胡乱地扯了几句工农业，曹书记就抓起一只土里土气的黑包，随石部长一行进了轿车。不一会儿，车子又钻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里。

这就是黑浒区的一个乡。乡里的几个头脑都上来抢着和石部长握手，这些人，无非是书记、乡长、乡党委委员之类。大多半土不洋，却尽是农民中的精英。黄善默一手拎自己的包，一手拎部长的包，跟着他的大肚皮部长，进了乡会议室。石部长与曹书记一道，随便地问了几句乡里的工农业，后来就谈起这个乡不久前发生的那件选举案。善默捧着笔记本，胡乱地记了些东



西，这才晓得此行的任务所在。选举的事已经过去，石部长作了几点严肃的指示，无非要他们吸取教训，搞好稳定。黄善默边听边记，捕捉到了不少新鲜的词汇，诸如组织纪律，等额选举等等。他读了十几年书，这些词从未见过，似懂非懂。这才知道那么多年的书是白读了，社会这本书还得一页页从头读起。

郑南图康复后，黄善默仍只在办公室值班。这期间，石部长把他带出去四五次，有时也和郑南图一起去，后来反思起来，估摸石部长是想让黄善默出去见见世面，了解紫云市的一些基本情况，再一个目的，就是想借机考察一下黄善默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方面的涵养。作为石部长，他是不可能永远让黄善默坐办公室的。善默可能是木了点，他当时没能想得这么多，到基层区县甚至农村乡镇跑了几次，他觉着只是浮光掠影，挨不着说什么，做什么。确实，他也委实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只是石部长带去的一根木头拐杖，转了一圈后，又原封不动地给带了回来。

几个月下来，黄善默渐渐对工作厌烦了起来。打开水，拖地，收发，整理档案，接传电话，跑腿打杂等等的事情，让他一天到晚忙个没完没了。他像一架机器在不停运转，机器不觉得累，善默就觉着累了，烦了。他觉得干这些事情，与他十几年来的寒窗生涯是多么不相干，与一个政治系学生的抱负相隔是多么遥远！

天下雨了。同事们一大早来到办公室，心里头感谢着这雨珠的沉重，省去了到食堂打开水的工作，拿起电茶壶灌满自来水烧开便可。这时也不在乎那几度公家的电了。黄善默还是一如既往，虽则办公室里也有一只大茶壶，陈主任却要求仍到食堂打，他说烧水太慢，怕领导来了喝不上水。善默就一手拿伞，一手拿水壶去了。四壶水是打满了，可是怎么拿回去呢？雨很大，就是古人认为的倾盆之势。善默左手打着伞，右手提四壶水的本事是没有的，虽几个月练下来，手劲有所增加，却毕竟不曾师从海灯法师，学过一指禅二指禅什么的，就是这一手禅也不会。后来想了想，便安排左手去帮右手的忙，在打伞的同时再提一壶水，这样，右手就只提三壶水了。平时一只手提两壶，现今要提三壶，那也是十二分吃力的事，就是左手，又打伞又提水，也是得小心翼翼的。

进了院子里，黄善默已经心力衰竭，只要一不小心，就会倒下去。雨啪啪地抽打着雨伞，裤脚湿了，衣角湿了，水壶和手也在风雨中摇摆着。这



时，恰逢一段刚修补过的路面，黄善默只觉脚底一滑，整个身子就往右侧栽了下去。雨伞忽地就被吹得一丈远，他的两只手，还是紧紧地抓住四壶水不放。不料左手那壶水的塞子滑脱，只觉得胸口一热，才知开水已烫了身子。外面穿了两件衣服，现又被雨淋湿了，才没被烫坏。右手那三壶中，有一壶的塞子也被撞脱，开水在雨地里幽幽地冒着热气。

好在还有两壶水安然无损，他按了按这两只塞子，又把另外两只空壶放到一起。这时，他才觉得右手有些疼痛，细细一看，有两根指头已被地面上的石子擦破，鲜红的血刚一冒出来就被雨水冲走了。

黄善默像一个坚强的战士，他没有时间觉得委屈，只是觉得有些害羞。他转身看了看，四周一个人都没有。他才知道，这么大的雨，整个紫云市委机关里面，只有他一个人到食堂打开水，只有他一个人吃这种苦。

三个部长的门都开了。好在屠连甲和李忆舟这两个副部长是同一个办公室的，不至于会分食不匀。黄善默把抢救下来的两壶水给了部长办公室和副部长办公室，再把他们的三只冷开水壶换下来，提到值班室里。副部长还缺一壶水，他想用电茶壶烧，可电茶壶已经让人拿去烧了，善默没办法，只好又打着雨伞，到食堂打了两壶回来。

这就是打开水，这就是黄善默每天早上必修的功课。一天又一天，风里又雨里，从不间断。有一回，他提着四壶水，不小心又绊了一跤，人跌倒了，四只水壶还坚强地站立着。其中有一壶的木塞子有些歪了，为了及时把它校正，他赶紧伸手去扶不料欲速则不达，滚烫的开水浇在他的右手，说来也巧，烫伤的，还是上次擦破皮的那两根指头。

这些，黄善默都忍了。他强忍着去干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去干那些他一向认为是女人该做的事情。比如扫地拖地，擦桌子洗茶杯。部长的办公室里客人多，地也脏得快，烟灰烟蒂特别多。黄善默得把茶杯烟缸拿出去倒了，放在自来水龙头上冲洗干净。尤其是烟缸，黑黢黢的洗也洗不掉，得用手指头刮，每天都把他刮得起鸡皮疙瘩，肉麻得一塌糊涂。擦桌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部长的桌子好几张，一张张，每个部位都得擦干净，不能留下死角。有时，还得对付那一扇扇的窗户，纱窗上的一只只又小又脏的虫子都把它们刮掉，反复擦几遍，纱窗才会干净。更要命的是窗玻璃，得爬到窗户上面去擦，左手抓住窗棂，右手和脑袋伸到外面，倘若稍不小心，整个人就会飞出去，摔得粉身碎骨。况且擦得再认真，看上去总不见得那么明亮。拖



地板用的是力气，拖一个办公室自然是小事一桩，可拖了一处又一处，这些头头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从头到尾干下来，就是寒冬腊月也得流一身臭汗。能出汗还好，黄善默有时是汗都出不来，只是脸色苍白，虚弱得喘不过气来。退一步，就算拖地是体育锻炼吧，洗拖把就绝不是一种享受。拖把在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不干净，得用手去搓洗，并且绞干才能拖。摸了十几年的笔和书的手指，再去摸这拖把上的布条，你的想象力有多丰富就会觉得有多恶心。

苦一点，累一点，还不算什么。黄善默发现，有时会意外地听到一些议论。有些是背地里说的，有些是当着他的面开玩笑的。这些议论无非是说他帮领导干事情，巴结领导，为了往上爬之类。听了这些话，想想真要瘫软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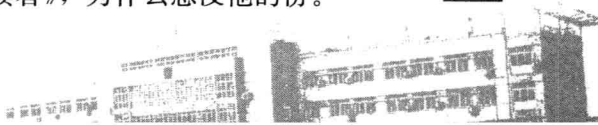
每天早上和下午，分报纸又是一项重要工作。一般来说，《楠州日报》和省里的晚报是上午就到的，其他各种报和书信是邮递员下午送来的。本来，分报纸只能说是件小事。可这机关里就是怪，每个单位总是有那么一大帮闲人，他们从这个办公室逛到那个办公室，从东头聊到西头，感觉到很没意思了，便一门心思想着今天的报纸。若报纸迟来了一个钟头，那又是一片议论：“今天报纸还没来？”

有些性急的，便跑到黄善默面前问：“黄善默，今天报纸为什么还没来？”

这时黄善默只说不知道，心里却忍不住嘀咕：“我一不是印刷厂，二不是邮递员，我怎么知道报纸为什么没来？”

报纸迟来是问题，报纸来了更是问题。每次报纸来了，黄善默得按照征订名单把各种报纸杂志分到领导和各处室所在的格子里。可同事们一到值班室，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报纸杂志就看，也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他们只顾边看边聊，从新闻到旧闻，从现实到历史，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议论得津津有味。有时候，还要互相争论，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值班室就变成了战场。

等到这些大哥大嫂们走了以后，黄善默搞不清谁已经拿了报纸杂志，谁还没有拿去。再过一会儿，甚至过个一两天，讨债鬼就零零星星地来了。这个说他的《楠州日报》没领到，那个说《家庭》杂志已两个月没看到了，还有一个则严肃地说，他自个儿花钱订的《读者》，为什么总没他的份。



黄善默除了向陈火明主任汇报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有时，他只好整个单位一个个地问去，但每次总是一无所获。有的是把人家的报纸看了就扔了，有的是把人家的杂志带回家去看后就不让它回来了。黄善默就是弄不懂，堂堂的市委干部，都是从全市各地各单位挑选来的，按说都应该的高素质、富有涵养的，可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不说报纸，就是那阳台上、走廊上的茶叶和烟蒂，扔得到处都是，根本就不考虑一下他黄善默扫地之苦。这些事，他想起来就心痛。

单位里尽是杂七杂八的事，到哪个单位去跑腿干啥的，领导也要吩咐小黄去。等小黄精疲力竭地办好回来，有人又问他刚才到哪去了，为啥值班室电话响了好几分钟不接。更严重的是，有次他上厕所去方便，因为值班室没人，被陈火明主任当头狠批一顿。黄善默常想，坐办公室的人，若能在桌子底下放只尿壶就好了。

陈火明主任经常会发一股无名火。不过，他还可以说是个好人。他对黄善默还是挺关心的。当然，这种关心里面可能还包含了种种心计，只不过黄善默当时还不曾看穿。



黄善默在部里干了半年，含辛茹苦，着实不易。虽不能说做到人人讨好，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表现不错。特别是三位部长，被他服侍得挺周到，自然是满心眼里欢喜他。石克伍部长已经在全体干部大会上两次表扬了黄善默，屠、李两位副部长也笑嘻嘻地叫他好好干。

正当黄善默扬起心帆时，陈火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黄善默谈了话。陈主任还是手握那只大茶杯，咂了一口浓黄的茶水，然后不紧不慢地盯着黄善默说了。

他说：“小黄，你半年来的表现不错，领导也说了，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呢，你要继续加把力，把每项工作做好。”

陈火明摸了摸鼻孔，又咂了半口茶道：“你是知道的，我已经是四十来岁的人了，不可能在部里呆到退休，郑秘书呢，也不会呆得太长久，只要你好好干，我这个位置，以后就是你的。”

黄善默一听这话，整个心高兴得发沉，紧张得不敢露出笑脸。只怕让陈主任发现了，认为自己是一心想谋他的位置弄不好会像林彪那样搞政变的人。

陈火明显然很老练，在黄善默这只小卒子面前，他已经能很精妙地运用权术。他胡乱地抓了下头皮，然后微微地一笑，露出两只微黑的牙齿。这一笑，就十分的可爱。

陈主任笑道：“当然，什么事情呢，都得一步步来，不能着急。你现在还不是党员，这是不行的。你要追求进步，入党是第一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写个申请来。你是个大學生，写申请不会有问题吧？”

晚上，黄善默就飞快地写了申请。其实，这是他第二次写申请了。在大学里，他已经写过一回，那时他是系里的团委书记，党总支也决定要把他的问题解决掉，不巧后来学生闹事，形势突变，两下一拖，这事情到了毕业就拖过去了。相信学校已经将有关档案转到这里来了，按理，入党也该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他在学校就已准备解决的。可他哪里知道学校是学校，社会是



社会，学校和部队一样，相对来说较为单纯，只要表现积极，党就入了，领导也是为了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图个方便。可一到社会上，完全是两码事，要入个党，有时真比提干还难。当然，这些都是他后来的体会。此时此刻，他只是觉得自己生不逢时，连入党也这么麻烦。你想，当初如果在学校里早几天解决，不就没事了么？况且，以前入党不需要考察期，现在呢，交上申请后，党支部还要讨论决定，确立为考察培养对象，然后经过为期一年的考察，再由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是否吸收为预备党员。预备一年后，再正式转正。如果考察一年后有人不满意，那就再继续两年三年地考察下去，可能到退休也不会有结果。

黄善默把申请交给支部后，接下来就是漫漫长夜般的等待。后来他只好经常逼自己不要去想这件事。除了繁忙辛劳的工作，还有心中难忍的等待，黄善默找不出自己生活中的一丁点儿乐趣。在单位里，说话和做事，都得恭恭敬敬，一不小心就要挨批评和遭议论，而黄善默自尊心强，他是不爱挨批和被议论的。在单位里的他，最能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工作的不平等，待遇的不平等，地位的不平等。这样的工作不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乐趣。

回到宿舍里，坐在邮电局招待所的这个小房间里，更让他感到孤苦无依。有时候，他就跑去看看邓思变和童微明。邓思变是西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现正式分配在市农业局办公室工作。童微明则是省农大出来的，他的舅舅是市财税局局长伍一发，他被分配到紫城区农办工作。两个人都是他在养鱼场一起锻炼时的朋友。邓思变是个又瘦又矮的小鬼头，可他能说会道，颇有城府，只要他轻轻地一笑，你就会发现他精明得有些可怕。童微明则是个中不溜的小圆脸，剪着个小平头，看上去像是有几分憨厚，笑起来有几分潇洒。可你倘若熟悉他，就会发现这家伙和我们周围的许多人一样，主要的特点就是表里不一，把他剖一刀来看，这人恐怕并不憨厚也并不怎么潇洒。

有缺点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况且现今世上没缺点的人一个也没有。黄善默就和这两个有缺点的人交上了朋友，而且从养鱼场开始就一直谈得比较拢。邓思变喜欢谈谈当前的农业工作，还有市里的高层人物。童微明呢，则憨笑着与他谈论社会上的种种新闻，谈论黄善默的将来。有时，童微明还会把他从相书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出来，给黄善默看相算命。看完相，童微明少不了要吹捧黄善默几句，等到黄善默有些飘飘然时，童微明给他当头一棒，说他是色运克了官运，在官场上混会有风险。然后，童微明就是一阵憨笑。



黄善默忽然间的不高兴，就被他的憨笑驱走了。他想童微明也许是在跟他开玩笑，更何况算命这东西能算得了数么？说着笑着，童微明便给黄善默和自己各泡了杯咖啡，两个人便洋兮兮地喝了起来。童微明这小子总爱搞点神秘，搞点洋派，接下来呢，他又爱谈论点文学和音乐，忽又让人觉得他很高雅。

朋友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尤其是同性间的朋友。每次和邓、童交往，经过一场海阔天空的瞎聊后回到宿舍里，他就有一种怅怅然的感觉。有好几次，他去找邓、童两位，都吃了闭门羹，便估计两人都去泡妞了。他的这两位朋友，和现今社会上所有的小伙子一样，有空就想着找对象，且口口声声地称之为泡妞。倘有一天他们真的泡上妞，甚至结了婚，那么这两个人作为朋友的意义，也就渐趋于无了。

黄善默想到这一层，觉得实在没意思，便自个儿寻思着打发时间，比如，到紫云江边散散步，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什么的。可惜现今的电影拍得臭死，黄善默不看也罢，一看便在心底里从头到尾骂个不停。电影没意思，可又不可不看，因为在电影院外面的夜生活，对他来说更没意思。甚而恍若一片空白，根本谈不上有意思没意思。

很多时候呢，他就一个人独自躺在邮电招待所的宿舍里，歪七歪八地胡思乱想。

他拿起书翻了翻，发现现在的书也很没意思。这些作家，原来竟和导演一个样，全在糊弄人。你看看现在的诗歌，现在的小说，那都是些什么东西，他黄善默堂堂一个大学生，看老半天竟看不出半点名堂。这是什么艺术，全是傻瓜玩傻瓜的活。再说，黄善默读了十几年书，也觉得自己被读笨了，看到书本就有些头痛，他是再也不会爱看书了。

在这种百无聊赖的情势下，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种种飘飘然的影子，他的心底里喷涌着浅浅的渴望。那自然是男女之间的那回事。

他的脑子里飞进一个又一个女孩的影子，她们都是漂亮得不能再漂亮的绝色女子，和他美滋滋地相遇相恋。是的，倘真有这么一个可人的女孩，整天陪伴着他，不，只要每晚陪着他，他黄善默还会再有什么烦恼呢？单位里工作很繁忙，很吃力，可不知为啥，他觉得只要有了一个心爱的女子，那些工作上的种种烦恼，便会很快地烟消云散。这真是种神而又奇的感觉。

黄善默的心里有无可见人的一面。他常常这么想。不过，他自己制止不